

## 《她留下的側影》續

下面僅是晉儀走後，朋友寫的部分追憶文字，有些書信可能遺失了，無法輯錄，敬希她的友人原諒。再者，這些文字也未及追述當年她的摯友，像詠芳、翠雲她們，在她住院前，每天下午，總有一位，在病榻旁守候的情景；她兩個弟弟從美國來慰候，並隔兩三天就來電話；我四哥兄嫂，也自加拿大來探問，給她按摩；香港和其他地區的親友，我的姐姐蘊儀、她的表妹碧湘、和以泫、縵梨等好友，也不斷來電致慰。還要特別一提的，是那年三月十五號星期三。那天，Christine在她的律師樓，約了十多個人，其中包括她的姐妹、戴樂生（作晉鏞的翻譯），商討對策。他們對我倆的關懷，是銘記於心的。這段難忘的日子，我都粗略寫在日記裡。下面是日前在電腦裡再找到的。謝謝他們當日的關心。

**蔡克儉：**很遺憾，Doreen 去世的時候，我人在香港，沒機會親自與她道別。在我眼中，她人如其姓，為人溫藹，但性格似乎比你和我都要剛直。

**高潔**《斜睨淺笑溫晉儀》見網絡雜誌 隨筆《憶我晉儀》： 每一年，一群女友總要攜素淡花束，到巴黎城東拉雪茲神父公墓拜祭晉儀，“是一種紀念緬懷的活動。”… 年年拜祭完，默默鞠躬三次；大伙兒留下三兩盆花 … 便回到順釗的家，吃一頓素菜。一進門，女主人戴着新疆繡花帽、斜睨淺笑，照片上依然是六十年代港大的青春歲月 …。晉儀這個溫婉文雅的女讀書人 … 她的情調趣味，如同小樓檀香，充盈了三層活動書架之間的每一寸空氣。室雅何須大？（原載香港信報 2009-07-29 副刊專欄《花都拈花》）

**侯丹：**我是很晚才認識游先生的。在周姐周效恒的指引下，參加了兩千年劉醫生有關女性更年期的專題講座，這次聚會，讓我直接、間接、即時、過後地認識了這一群難能可貴的女友及她們的另一半。…

晉儀是女友會的發起人之一 … 雖然我沒有機會認識晉儀，但曾經跟著大家去墓地拜祭過她 …。

**何靜賢：** … 晉儀在巴黎大學念完文學博士，到他家旁邊的龐比度文化中心工作。 … 他倆生活雖然簡樸，但是不會忘記去幫助那些亟待幫助的弱勢人群。1995 年晉儀辭世，游先生按照她生前的遺願，把她的積蓄 25 萬美元分批捐給廣州聾校，成立了《慧婉儀獎教獎學基金會》，把利息用於獎勵優秀師生及有困難的學生，“慧婉儀”是晉儀外婆、母親和晉儀自己三代女性的名字的縮寫。最近，游先生又把晉儀遺下的首飾，此中有鑽石項鍊、鑽石指環、碧玉指環等捐出，委託慈善拍賣後送給廣州聾校。在游先生的影響下，他的姐夫葉北皋先生也先後捐了 20 萬人民幣添進基金會，這使師生備受鼓舞。

1996 年，當游先生從人民日報海外版看到安徽盲人學校動人的報導：安徽盲校的盲人校長早逝，他女兒席蔚箐為了完成父親的事業而放棄出國留學的機會，但面臨很大的困擾，校舍建設因款項不足而受影響。游先生覈實情況後，把親友為雕刻晉儀石碑的帛金寄去，在墓地放置他設計的精簡的碑誌。盲校為表示感謝，把贈款用來蓋建學生宿舍樓，冠名為《思親樓》。同年，還資助了河北省某中學的一位因父母突然病故而面臨輟學的中學生的困難。上面幾件事都是我協辦的，整個過程很清楚。 …（廣州）

晋仪姐，我手语研究的启蒙者与导师游老先生的太太。我俩虽然只在广州聋校相聚过两次，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您的长发、苗条与温柔，您的音容、笑貌与热情，您的学者风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敬仰您。八月廿八日是您七十五生日，在此送上生日鲜花，以表我们全家及聋校师生对您的敬意。静贤 2014 年 8 月 24 日 于新加坡

**黎家岳：**游老師 … 常請大家吃飯 … 曾有一兩次，他千叮萬囑要我好好送他朋友 Colette Vialle 回家，她住在 Antony，和我住處只是一街之隔。有一次，我給她送書時，她請我喝茶聊天，閒談中，她從書櫃很顯眼處拿出一本很舊的筆記，原來是她為晉儀的博士論文作法語修辭的手稿，內裏佈滿蠅頭小字，屈指一算，已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彌足珍貴，更可見她和游家的情誼匪淺。原來 Colette 是游老師來法國初期就認識的老朋友，游老師對這位長者尊敬有加。

**馬渝芳：**八零年代初期，在香港結識回港探親及旅遊的晉儀。因曾住法國數載，我對來自法國的人和事都倍感親切，加上晉儀溫雅嫻靜，中、法文學造詣高，又像大姐姐一般鼓勵我們；對從巴黎歸來的女生，更是關心。我一方面仰慕她的風采，另方面欣賞她的殷勤，很快便與她熟絡起來。但在這期間，從未聽她提起過先生或家事，順釗這名字，對我而言，依然完全陌生。1984 年，我三度赴法，在晉儀工作的龐比度中心咖啡廳，第一次見到順釗。閒聊起來，才知道那年除夕，他夫婦倆都不在巴黎，卻把位於龐比度中心附近的房子讓我們這班離家萬里的遊子共度春節。之後，我亦定居巴黎。雖然我和外子尚法均非學術界人士，他們夫婦平易近人，尤其我與晉儀私交不俗，

**汪立穎：**記得還是與順釗，晉儀交往的初期，某個農曆新年前的一件小事，至今未忘。那時候港台的留學生對農曆新年非常著意，為了過一個像樣的大除夕，個個自告奮勇負責做一兩道年菜。我和另一個女同學準備蘿蔔糕，這一廣府人過年必備的高升之糕。蘿蔔糕並不難做，但起碼要具備煮和蒸的廚具，我那時住在大學城，沒有真正的廚房。所以預早約好了去游府。我同時買了一包梅乾菜帶去，想到也許可以再做個梅菜燜肉。順釗和晉儀把我們讓進屋裡，解釋了一下如何使用他們的煤氣爐就走了。說是“你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大顯身手！” … 近傍晚，晉儀

從龐皮杜中心工作回來了，看到我們還沒脫下圍裙，忙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辛苦了你們一個下午！” … 我們準備告辭。臨出門 … 順釗一臂擋住通道，掏出五塊法郎，說：“拿著，拿著！”我解釋說只是一塊二，這麼小的數目，對我還不至於有問題嘛！晉儀也堅決要我收錢，說：“你還是學生，絕對不能由你付錢！” … 這以後，大家一起經歷過不少有喜有悲的大事件，許多細節都已忘卻，唯此微不足道的一塊二法郎，卻銘刻在心。

**馬麗：** … 我進入游老網站，拜讀了紀念晉儀的文章，被游老夫婦伉儷情深所感動，更為他們大愛無疆關愛聾童精神所折服。同時也鼓勵了我們年輕一輩從事特殊教育事業的追求，唯有更加努力、竭盡所能的做好工作，方能回報前輩們的付出。（2014年8月11日，廣州）

**岑詠芳：** … 因晉儀的沉痾 … 跟游的交往就多起來。晉儀彌留前，曾向我們表示擔心游日後，是否能在生活起居上自理。游其實是很懂得照顧自己，他做得一手好菜，每逢晉儀忌辰，我們都吃到他悉心泡製，美味可口的齋菜。

**Evangeline (兆朋)：** Yes, I did visit you and Doreen while passing through Paris (way back in the 1970' s I believe), and I do remember that when I was leaving heading for Gare du Nord, she ran after me down the stairs and handed me a baguette sandwich with ham she had prepared for me to have on the train. So you were probably not daydreaming.

Another incident that has left a deep impression on me was when

she came to Hong Kong (may be in the 1980' s) and we met in Central so that I could accompany her to a TCM herbalist in Causeway Bay. (She did not mention at all her ailment and I was innocent enough to respect her privacy!) During our conversation, however, she told me how she had enjoyed lying on the sand of Sahara by night, watching the stars under the firmament as a blanket. She put this in very poetic terms. I have also visited the Sahara, but it was in the bright day light, bumping on a jeep.

With someone like ChunYee, one should learn to read and hear between the lines. I was very uncouth in comparison and might have missed a lot of what she was telling me. But hopefully, not all her delicate imagination was lost on me. I can still see today in my mind's eye the genteel way she expressed herself. There was always an inner message than meets the ear. Take care. Best regards, Evan Almborg

(The letter above was Evan' s reply to my mail: In view of preparing the second part of 《她留下的侧影》 I was digging hard into my old files to look for friends writing about Chunyee after her departure. It seems that I had come across a few lines from you that reads something like "I remember she ran down the staircase and hand me the sandwich she prepared for me... ." But I couldn' t find that mail anymore. Was I daydreaming? If you did come to visit us in Paris, please write me a few words to confirm it?)